

中国古典名著精品

容 斋 随 笔
(上)

I264.4

Z121.7

容希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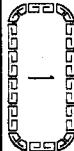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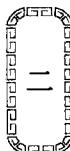
宋·洪迈/著

遠方出版社

目 录

容斋随笔	(1)
卷一	(1)
卷二	(11)
卷三	(20)
卷四	(29)
卷五	(38)
卷六	(47)
卷七	(55)
卷八	(64)
卷九	(72)
卷十	(81)
卷十一	(89)
卷十二	(97)
卷十三	(106)
卷十四	(115)
卷十五	(123)
卷十六	(131)
容斋续笔	(139)
卷一	(139)
卷二	(147)
卷三	(155)
卷四	(163)
卷五	(172)





卷六	(180)
卷七	(188)
卷八	(196)
卷九	(204)
卷十	(212)
卷十一	(220)
卷十二	(228)
卷十三	(236)
卷十四	(244)
卷十五	(252)
卷十六	(261)
 容斋三笔	(270)
卷一	(270)
卷二	(278)
卷三	(286)
卷四	(294)
卷五	(302)
卷六	(310)
卷七	(318)
卷八	(326)
卷九	(333)
卷十	(341)
卷十一	(349)
卷十二	(357)
卷十三	(365)
卷十四	(373)
卷十五	(381)
卷十六	(389)
 容斋四笔	(397)

卷一	(397)
卷二	(405)
卷三	(413)
卷四	(421)
卷五	(429)
卷六	(437)
卷七	(445)
卷八	(453)
卷九	(461)
卷十	(469)
卷十一	(477)
卷十二	(485)
卷十三	(493)
卷十四	(501)
卷十五	(509)
卷十六	(517)
容斋五笔	(525)
卷一	(525)
卷二	(533)
卷三	(540)
卷四	(549)
卷五	(557)
卷六	(565)
卷七	(573)
卷八	(581)
卷九	(590)
卷十	(598)

容斋随笔

卷一

欧率更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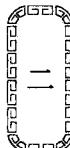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欧阳率更一贴云：“年二十馀，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花，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土，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

罗处士志

襄阳有隋《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将军。祖养、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碑字画劲楷，类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为不可晓。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长子亦名屈，祖孙同名，胡人无足言者，但罗君不应尔也。

唐平蛮碑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



启之也。裴光庭、萧嵩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半擗迦

《大般若经》云：梵言“扇搋半擗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擗迦，总名也，有男根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擗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擗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擗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半擗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搋音丑皆反。

六十四种恶口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净语，谄语，诳语，恼语，法语，邪语，罪语，哑语，人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县令为明巩，丞为贊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钱阳曲王贊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语益奇。

郭璞葬地

《世说》：“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世传《锦囊葬经》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为元龟。然郭能知水之为陆，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矣。

黄鲁直诗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翦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禹治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汨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

敕勒歌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贴》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按《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恚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浅妄书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元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事，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人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頌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頌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贻后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五臣注文选

东坡诋《五臣注文选》，以为荒陋。予观选中谢玄晖和王融诗云：“阽危赖宗亮，微管寄明牧。”正谓谢安、谢玄。安石于玄晖为远祖，以其为相，故曰宗亮。而李周翰注云：“宗亮谓王导，导与融同宗，言晋国临危，赖王导而破苻坚。牧谓谢玄，亦同破坚者。”夫以宗衰为王导固可笑，然犹以“和王融”之故，微为有说，至以导与谢玄同破苻坚，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惟李善注得之。

文烦简有当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如《史记》为朴贍可喜。

地 险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函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塘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五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时，方镇擅地，王氏有赵百年，罗洪信在魏，刘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朱宣，朱瑾在兖、郓，时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杨

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长安，凤翔、邠、华三镇鼎立为梗，李茂贞、韩建皆尝劫迁乘舆。而朱温区区以汴、宋、亳、颍巔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史记世次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年，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十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释经旨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其称《公刘》之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而释之之词，但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其称《烝民》之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语以释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义昭然。彼训曰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酱瓿也。

坤动也刚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王弼云：“动之方正，不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动刚故应乾不违。”张横渠云：“柔亦有刚，静亦有动，但举一体，则有屈伸动静始终。”又云：“积大势成而然。”东坡云：“夫物非刚者能刚，唯柔者能刚尔。畜而不发。及其极也，发之必决。”张葆光但以

训六二之直。陈了翁云：“至柔至静，坤之至也。刚者道之动，方者静之德，柔刚静动，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虽以柔静为主，苟无方刚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诸家之说，率不外此。予顷见临安退居庵僧昙莹云：“动者谓爻之变也，坤不动则已，动则阳刚见焉。在初为‘复’，在二为‘师’，在三为‘谦’，自是以往皆刚也。”其说最为分明有理。

乐天侍儿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白公咏史

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天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曰：“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福祸非天为。”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意可见矣。

十年为一秩

白公诗云：“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元日诗也。又一篇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其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开九秩新”，亦用此也。

裴晋公禊事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一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已，鲜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传》，是年起节度河东，三年以病乞还东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以诗，使者及门而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乐天又有一篇，题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诗，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为三年，误也。《宰相表》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纪》全失书，独旧史纪、传为是。

司字作入声

白乐天诗，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又以“相”字作入声，如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声读，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以“琵”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忽闻水上琵琶声”，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

乐天新居诗

白乐天自杭州刺史分司东都，有《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诗云：“弊宅须重葺，贫家乏雇财，桥凭州守造，树倩府寮栽，朱板新犹湿，红英暖渐开，仍期更携酒，倚栏看花来。”乃知唐世风俗尚为可喜。今人居闲，而郡守为之造桥，府寮为之栽树，必遭讥议，又肯形之篇咏哉！

黄纸除书

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如：“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诗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哥”，“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诚”，“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街红绶绕身飞。”

诗谶不然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青龙寺诗

乐天《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诗云：“旧峰松雪旧溪



云，怅望今朝遙蜀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顷于乾道四年讲筵开日，蒙上书此章于扇以赐，改“使臣”为“侍臣”云。其旨非頌贊也，以取“升堂入黃”伊陟天采，
“升殿入黃”，“誦于君門朝天黃”，“雖辟內史山河玉”，“各奏天子
”。勸命留官青，既

甘井出白

山平”得天采白，“風水蕩蕩春雨如青玉”；云者美于卦
之取全，“夙夜蕩蕩春木潤，爾萌皆呈暮

章顯重人畜

“土平歲歲未”，“餘赤卦章崇”育美于卦始，章顯重人畜
養升大”成吉士，这是似於渾言尚天采白。而“歲未進添卦”
“卦卦興”，“東升添卦添卦”，“董生何時卦升一”，“大連宜卦
白朝卦升一”，“歲未爻爻下回翻”，“笑莫吉辭退普知”，“斯觀山
不革爻的追知”，“歸昇卦爻未留勇”，“卦兩木爭君威德”，“和舊
鄰爻卦金魚用”，“田日爻丁苦處崇”，“卦卦者未見炎白”，“贝
地正財卦卦卦卦”，“終者木卦謂對降”，“處步武則管章崇”，“火
爻”，“貳白唐爻卯”，“爻青舉萬未”成吉正，“土架本卦長封以”，“火
眼”，“卦蓄蠱卦官，白華爻徵求”，“歲變占卦解，姑辭青鬼笑”
“卦干至”，“卷末知榮白，言爻持野象”，“年卦春卦最故，日白垂联
”。乃良恭楚丘微韻，知忠潤金白鑿齒”；故“尚之直亦容

然不遺奇

民以卦卦家者，而候章卦抽卦心，而意取不中貴富人令
首主聚卦不，革主茂卦入”，云何樂卦牛肆，爻八十公白，鄭
五十七卦公白然“？客莫也良也，錄卷占卦心

表特衣香

劉向書稱“日”；云者《山田望衣土节致青朴員始》矣，表

卷二

唐重牡丹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讽谕乐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至有“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语。又《寄微之百韵》诗云：“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与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鳌屋》诗云：“数日非关王事紧，牡丹花尽始归来。”元微之《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从》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长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语诚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作绝句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怅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题为病中作，失其意矣。东坡守彭城，子由来访之，留百余日而去，作二小诗曰：“逍遙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东坡以为读之殆不可为怀，乃和其诗以自解。至今观之，尚使人凄然也。

韦苏州

《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惶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来也。《唐史》失其事，不为立传。高适亦少落魄，年五十始为诗，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论云。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

古行宫诗

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

隔 是

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

